



到手的港幣實實在在。《半夜遛狗的女人》講述另一種人生，慨嘆命運弄人。故事中的湖南女子，不與院子裏的人來往，被視為神經病。她原本是衣食無憂的闊太，因為丈夫上賭船輸光幾千萬，被擠出小洋樓而寄居陋室。這些卑微庶眾的人生說來算不得多麼曲折離奇，但他們在社會邊緣掙扎苟活，本身的際遇與因緣已顯人生的詭奇與無常，不轟烈也動魄驚心。

作者置身其中，以「我」的視角觀察他們的生存狀態，傾聽他們的訴說，沒有居高臨下的俯視，也沒有道德訓誡。她只是出於一種女性的心念與意識，誠心誠意地走向他們，促膝而談，又忠實紀錄，她做的是見證，寫的是一份底層社會人生的證詞、備忘錄。她不評論，也不月旦，然而對筆下人物不乏設身處地的理解。寫到「叔

父」的離家，她讓我們聽到了他的心聲：「如果我不走，我內心的痛苦會淹沒掉我自己。」看到《半夜遛狗的女人》，文中這樣說：「終於知道為什麼女人的臉色總是陰暗無光，不願意搭理人，這道坎不容易過。」金花或許不是思想家型的作者，沒有甚麼高遠的主題意識，然而僅僅一種心地，已讓她的文字顯現出難得的文學品質。

風格即人。金花是一個本然的故事人，沒有甚麼花巧的敘述技法。她的書寫是一種樸實的記錄，不見特別的技藝，不過，從這些中還是不難看出收放有道的筆致。《不如跳舞》是一篇相當見筆力的作品，故事中的阿元與女友分分合合，他與她的情感互動，以及與父母、阿嫲的關係，都表現得很有分寸，隱而不露，頗見藝術旨趣。

德國哲人本雅明 (Walter Benjamin) 將講故事的人分為兩類，一是異鄉來客，如水手、商

旅之人，二是安居本鄉的人，如老農、工匠，他認為他們都是講述故事的大師，因為他們的故事都建基於經驗，不是一種閉門造車的臆想。我十分理解本雅明所講的道理：離開了生活的土壤，故事定然是蒼白的，乃至會走向衰亡。

金花的創作可謂集二者特質為一體。作為一位他鄉之客，她能夠寫出一部貨真價實的香港傳奇，正在於沒有把自己當外人，相反是沉潛其中，從生活中攫取故事。她不獵奇，只再現生活的原生態。

一個天生的故事人，用心，有情，有此本色何愁沒有好的文學收成？保持狀態，金花。



掃碼聆聽原文



掃碼閱讀原文